

“人间茅厕都是坑三姑娘的地盘，  
因为她是厕神！”

# 九品芝麻仙

放眼仙界，敢于将帝君灌醉，  
关进茅厕三天三夜的，  
也只有她这个九品芝麻仙了！

可是……帝君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桃之天天】倾力推荐

全文必宠，萌出新高度的  
漫漫修仙路

作为帝君的门生，却动不动就被家暴  
——打屁股，  
于是，她恶向胆边生  
……爬墙去也……

“前一世，  
因为一场误会，  
她被醋意大发的  
帝君赐死诛仙台。  
这一世，她沦为厕神，  
这是赤裸裸的  
报复！”

王嫻  
(阮笙绿)



王姗 (阮笙绿)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品芝麻仙 / 王姗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472-2796-1

I. ①九…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7442号

书 名 九品芝麻仙

JIUPINZHIMAXIAN

---

出 版 人 孙建军

著 者 王 姗

责任编辑 陈春燕 许多娇

文字编辑 曾 枰

封面设计 罗 萍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http://www.jlws.com.cn)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0千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2796-1

定 价 25.00元

## 引

燕京的贵人圈最近流行听书，各地风土人情、奇闻趣事，经过说书人的巧妙编撰，成为一个个或悲壮或缠绵的故事，再经说书人侃侃道来，让人身临其境，心也跟着故事里的人物或沉或浮，或欢或喜，在胸膛里绕那么几个圈，实在是贫乏生活中的一大消遣。

说书人也分很多派系，有言古，有谈今，有专讲闺阁争斗，有谈风月情事，而探月茶馆的皖皖姑娘，则最爱讲些奇趣志怪的故事，且因为是女儿家，讲起故事来难免离不开情爱，不过也正因为此，皖皖姑娘成了燕京贵女们闺阁里的常客。

今天是正月十五，皖皖姑娘编了新的故事，在探月茶馆首次开讲，茶馆里自然是座无虚席。

这边皖皖姑娘才刚上台，那边就有人捣乱。

“紫姑神三姑娘这种芝麻小仙有什么好讲的？”一个年长的妇人磕着瓜子首先发声。

皖皖姑娘不慌不忙，含笑应对：“芝麻小仙也有自己的悲喜，也有不俗的经历，就如同街上碌碌行人，身份卑微，却也是努力在生存，可敬可爱，如何讲不得？”

“子不语怪力乱神，皖皖姑娘该讲些实在的东西。”另一个年长妇人也不满地啧啧出声，“免得带坏我家女儿。”

“实在的东西自有学堂夫子教授，皖皖不敢乱言。这里是茶馆，消遣放松的地方，皖皖言明这是戏谈，只求博君一笑，舒缓压力而已。”皖皖姑娘含笑反驳。

那边等着听故事的女子们已经急了，连声催促：

“皖皖姑娘你快些讲，我自然分得清现实与虚幻，只是想听听故事，放松放松，每日学堂课业繁重，还不许人放松了，真是没天理。”

“就是就是，偶尔听听嬉笑怒骂的传奇故事，也是一种调剂。”

那边皖皖姑娘，含笑开讲，惊堂木一拍，故事开讲：

“话说我们今日的主角，厕神三姑娘，那可是仙界一朵奇葩……”

# 目录

引

001 第一章  
厕神也是神

016 第二章  
神仙也会受骗

031 第三章  
这就是找死的下场

046 第四章  
雌雄莫辨的世界

064 第五章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老鼠和怕老鼠的“猫”

085 第六章  
半死不活修行路

104 第七章  
不靠谱亲爹魔皇驾到

123 第八章  
我放你走

136 第九章  
一个破碎的我怎么拯救一个破碎的你

151 第十章  
被抓包了

165 第十一章  
幕河长公主

178 第十二章  
我请郎君入梦来

190 第十三章  
以你之血浇灌我身

201 第十四章  
我对你抱有欲望

222 第十五章  
九万九千级石阶上的记忆

232 第十六章  
血与泪织就彪悍仙途

246 第十七章  
悲摧的奶妈生涯

258 第十八章  
三个人的日子是悲剧

272 第十九章  
命运弄人

284 第二十章  
心似双丝网，  
中有千千结

295 尾章



## 1

坑三姑娘昨天许是又喝多了，也忘了避讳，就吭哧吭哧地从画像中爬了出来。

现在是傍晚时分，厕坑旁正有个年轻书生蹲在那里，看见坑三姑娘从供奉的画像中爬出来，早已吓傻了，待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光溜溜的白屁股裸露在外面，着实不太雅观，看着坑三姑娘靠近，这才条件反射地扯下衣服挡了挡。

坑三姑娘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走过去，回头看见他呆滞的目光，便折了回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平易近人道：“放心，我是神仙，不是妖怪，不会伤害你的。继续继续，祝你顺利。”说完便打着哈欠，走出这个打扫得相当洁净的茅厕，晃着酒袋子一步三摇地去打酒。

酒肆里的小二对于坑三姑娘的这副尊容早已见怪不怪，远远就招呼着坑三姑娘：“三姑娘，酒给您备下了，上好的女儿红。”

坑三姑娘听到女儿红，一双杏眼笑得弯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去，递上自己的酒袋子，自己则拣了个靠边的位子坐好，蹭桌子上的小果

盘和花生米吃。

坑三姑娘对面的桌子上有只毛色雪白的小老鼠，正忙着偷吃上一拨客人走时剩下的花生米，看见坑三姑娘，黑溜溜的眼睛里露出几分怯意。坑三姑娘吃着花生米，猛地朝它做了个鬼脸。可怜的小老鼠就被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地溜下桌子，钻进门柱旁的地洞里不敢出来了。

恶作剧得逞，坑三姑娘得意地哈哈大笑。

“扑哧……”

酒肆的另一边传来一声轻笑，那声音犹如山中清泉，煞是柔软好听。坑三姑娘忍不住朝声音的方向看过去，这一眼正对上一双乌溜溜的眸子，眸光极艳，仿佛夜中蔷薇、冰下红莲，倒让坑三姑娘愣了一下。

那是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除却一双眸子，容貌也异常出色。这样好的容貌，天上人间除了那个变态的炎天帝君，恐怕难有第二人能比。只不过，他的气息非常奇怪，非妖非仙，非魔也非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来路。然而最让她奇怪的是，她看到这个人竟然觉得好亲切，无端端地生出一分亲近，就朝他笑了一下。

那男人脾气也甚好，扬唇回了她一记微笑。

笑也笑了，看也看了，再盯着人家似乎不太好，坑三姑娘匆匆收回了视线，接过小二哥递过来的酒袋子，伸手到怀中掏银子。小二哥慌忙摆了摆手，满脸堆笑道：“我哪敢收三姑娘您的银子？我们老板说了，让您得空给他家的闺女卜一卦，看她将来能嫁个什么样的郎君，就当是抵酒钱了。”

“好说，好说。”坑三姑娘眉开眼笑，拍着胸脯道，“包在我身上。”

说着她就往外走，走到门柱前，还不忘将手里的花生米尽数丢进那个小小的鼠洞里，笑眯眯道：“朝圣山上就快开谪仙大会了，近来镇子上仙人多得很，就别冒险出来寻吃的了，几百年的修炼可不容易，眼见快成人形了，如果被哪个正义感过剩的仙者撞见了，丢了性命可就太冤了。”

丢完花生米，她才满意地拍拍手站起来，拔出蛇皮酒袋的塞子，喝了两口酒。

可这酒还没下肚，她就听见不远处的天空中响起一阵“隆隆”的闷雷声。听到这个雷声，坑三姑娘的脸色都变了，收起酒袋，撒丫子就跑。

天空中的闷雷紧随而至。随着雷声，天空中有团云一样的仙气飞速地飘了过来，越飘越低，等落到跟屋檐差不多高的地方，众人才看清楚：那是一个白衣的仙者，带了两个仙童，背着宝剑，正怒气冲冲地朝坑三姑娘逃跑的方向追过去。

这位仙者姿容出尘，负手立于云头，葱白的手握着的殷红的剑竟是火焰幻化而成，那气势当真骇人。坑三姑娘玩命地跑，道路两旁的行人纷纷退让，有认得坑三姑娘的在一旁指指点点：

“是三姑娘。”

“三姑娘犯什么事了吗？”

“不好说，三姑娘喝了酒就犯糊涂，谁知道怎么得罪这位上仙了？”

这个镇子靠近朝圣山，仙气十分重，妖怪多，神仙也多。见得神仙多了，自然也就见怪不怪，所以镇子上的百姓也算镇定，只当是在看戏。议论声一波接着一波，伴随着上仙脚下祥云发出的雷鸣声，一时间竟喧闹不止。

酒肆里，黑袍男人身旁婢女模样的年轻女子瞥了外面一眼，恭敬地对黑袍男人说：“主人，是炎天帝君。”

黑袍男人放下酒杯，饶有兴趣地看着外面，勾起唇角，笑道：“哦？九重天上是没人了吗？竟让这位帝君亲自下界拿人。薄云，你去查查那个坑三姑娘是什么来路。”

被称作薄云的年轻女子应了一声，随即便没了踪影。

另外一边，我们可怜的坑三姑娘，眼见就要无路可跑了，急出一头大汗。

这时，前面有座大宅，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奶奶站在门口朝她招手：“三姑娘，三姑娘，我家茅厕供奉着您的画像，先进来躲一躲吧。”

坑三姑娘顿时如找到了救星，闪身进了门里，鱼一样灵巧地钻进茅厕里贴着的画像中，再不肯出来。

街道中一时没了坑三姑娘的踪影，连气息都消失得一干二净，炎天帝



君负手立于云头，轻轻皱起眉头，绝妙出尘的面容冷得几乎能掉下冰碴儿来。身旁的童子似乎也感受到自家帝君阴郁的心情，都垂首静默，一声都不敢吭。

又没抓到那个作死的坑三姑娘，他们懂帝君内心的阴郁。

毕竟，一个有洁癖的帝君被关在茅厕那种肮脏的地方三天三夜，这个仇，就算是凡夫俗子也是非报不可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个奉行着“有仇必报”这条人生格言的帝君。

## 2

坑三姑娘在画像里躲了一天一夜。

这是她自己的画像，对她来说如同一个隐身的好去处，不但可以随她的心意屏蔽掉外界的干扰，还能随意地窜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说，她可以从李家的画像进去，再从王家的画像爬出来。总之，人间的所有茅厕都是她的地盘，因为她是厕神。

厕神这名头，乍听起来不雅，她刚开始也不太习惯，但自从那个神经病一样的炎天帝君成了她的教习仙君之后，她瞬间觉得，比起待在那个随时会翻脸的帝君跟前，茅厕什么的，真是人间仙境。

仙界众仙提起炎天帝君跟厕神的恩怨，总是异口同声：“是厕神冒犯了帝君，帝君仁慈，并未严惩，还屈尊做了厕神的教习仙君，此等仁厚品德，当为仙家典范。”

对于这样的说辞，坑三姑娘只想说：“我呸，去他的仁厚，去他的仙家典范。”

为了避免自己被诬蔑，坑三姑娘将那天的事情原原本本记录在案，白纸黑字，以免日后提起来，那些捧高踩低的仙人将她往死里坑。

事情是这样的。

那日她刚升仙，头脑还处于懵懂状态，有些搞不清楚状况，就跟着一班跟她一样刚刚升仙的小仙们，进了司职仙君的府邸，听司职仙君为他们

安排神位仙阶。

那一班的小仙里，有灶神，有贼神，还有穷神，等等，都是些九品芝麻小仙。

封完了穷神，她正捂着嘴偷笑，心想着：穷神穷神，不是要穷一辈子吗？而且民间还有送穷神的习俗，穷神可是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的，这个神仙当得……还不如不当。

但那个被封了穷神的女子倒满不在乎，弯身拜下，那气度当真是容小觑的。

这个时候，司职仙君念到了坑三姑娘的名字：“紫姑，紫姑何在？”

坑三姑娘只顾着笑别人，没听见司职仙君的话，还是身边那个被封了灶神的小姑娘碰了她一下，她才回过神来，慌忙举着手从队伍里跳出来：“在，在，紫姑在的。”

这么回答着，她还朝提醒了她的灶神，那个叫作元九的小土包子一样的小姑娘，挤了挤眼睛。

然后她就听司职仙君念了神帖：“莱阳人士，何紫姑，在凡间温良恭谨，恪守妇道，品德出众，天帝念其功德，不忍其在六道轮回中受苦，特招入天庭，为天庭九品仙，封为厕神。”

坑三姑娘正准备谢恩，听到“厕神”两个字，整张脸都绿了：“厕……厕神？管茅厕的？仙君，您在耍我吧？”

刚才她还笑别人的官衔可笑，现在看来，她的官衔才是最可笑的。

果然，周围的小仙们开始窃窃发笑，坑三姑娘更觉得难堪。

司职仙君是个严肃的仙君，听坑三姑娘这么说，顿时有些恼了：“神帖即神谕，是天帝亲旨，岂有戏耍之理？紫姑快些退下，否则定罚不饶！”

坑三姑娘在人间就不是个吃素的，上了天更不想吃亏，当时就理论了起来，不过最后被司职仙君府里的守卫架着胳膊就给扔了出去。

新入职的小仙们都会由一个资历深的仙君或仙姑带着。他们被称为教习仙长，主要教导小仙们遵守天庭规矩，如何做神仙，以及一些修仙的心

法等等琐碎事。

封完了神位，仙官就开始指派教习仙长，坑三姑娘在门口罚站，自然没她什么事。司职仙君本来想等其他人都指派完教习仙长，再单独给她指派一位严苛点的仙君，收敛收敛她的臭脾气，哪知道，才这会儿工夫，这位小姑娘就在他的洞府门口闯出了大祸。

### 3

坑三姑娘在人间就不是个吃素的，才到天上就受了这么大的气，自然是愤愤不平的。而且，她在人间是个酒不离身的人，眼下一整天都没闻着酒味了，当真是憋屈得不行，便四处乱瞄，想找点乐子，出出自己心中的恶气。

乐子很快就来了，她在前面树荫掩映处发现了一口清泉，清泉旁边聚集了好多仙者的坐骑，好多动物，如同在动物园一样，都低着头在那里喝水。

看到这里，坑三姑娘阴险一笑：“哼哼，欺负不了神仙，我还欺负不了畜生吗？”

坑三姑娘蹑手蹑脚地摸到清泉边，拨开树丛一看，瞬间就怂了。

清泉旁边仙气袅袅，尽是些狮子、老虎、青牛等大家伙，甚至还有一头火麒麟，浑身上下都是熊熊烈焰，吓都吓死了，还想过去欺负一下？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坑三姑娘咽了咽唾沫，准备放弃这个作死的想法，却在不经意间瞄到，清泉的另一边，一个独立的大山石上，站着一只仙鹤。

说是仙鹤，也只是看着像而已，因为那仙鹤只有一条腿，毛色幽蓝，红斑白嘴，立于大石上面，真是仪态万千，仙姿卓绝。

可再有仙姿也只是一只鸟，应该很好欺负，坑三姑娘发出一声贼笑。

坑三姑娘沿路捡了一些草籽，还在树上抓了些小虫，偷偷潜过去，绕过那些威武的大家伙，来到仙鹤旁边，先是讨好地笑了笑，将手里的草籽递过去：“来，吃草籽，你们鸟类不都喜欢吃这个吗？”

仙鹤回头看了她一眼，乌黑的眸子里满是鄙夷。

“还是个肉食的。”坑三姑娘扔掉草籽，换了策略，将小虫子递了过去，“那吃虫子。”

面对蠕动的小虫子，仙鹤的翅膀动了动，脖子僵在那里，似乎是被恶心到了。而那个动作在坑三眼里，还以为是激动和兴奋，她瞬间高兴了，抱过仙鹤的脖子，掰开它的嘴，将虫子一条条喂进它的嘴里，笑咪咪道：“我就知道鸟都喜欢吃虫子，再吃一条，真乖，来来来，都是你的……”

仙鹤被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脖子以上动弹不得，只能使劲扑腾着翅膀。

这时几个青衣童子跑了过来，看到眼前的一幕，惊得尖叫起来：“帝君……大胆，你都对帝君做了什么？”

“帝君？”坑三姑娘怀里还抱着仙鹤，左右看了看，没看到什么人啊，就回头看了那些童子一眼，奇怪道，“没有人啊，哪里来的帝君？”

说话间已经有童子跑过来，推开她，将仙鹤解救出来，紧张地看着正在嘶吼，看起来不太好的仙鹤，急匆匆道：“帝君，您没事吧？”

那仙鹤脱离坑三姑娘的魔掌就扑腾到清泉边，将头埋进水里，使劲喝水，然后就是剧烈地呕吐。

那些仙童更是慌了手脚，纷纷围了上去。一阵忙乱之后，两名仙童抬了仙盃来，簇拥着将仙鹤抬走了。

坑三姑娘彻底傻了眼。

她从司职仙君近乎崩溃的话语中才得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仙鹤，而是大名鼎鼎的炎天帝君。

仙界里，即便是最草包的小仙也知道，天有九重，分为钧天、苍天、旻天、玄天、幽天、阊天、朱天、炎天、东阴天。

钧天处于中央，是天帝老人家的地盘，其他八重天分散在四周，各有管理者。

据说之前仙界并没有那么多管理者，所有的事情都由钧天的天帝做主，后来我们这位新天帝上任，新天帝比较懒，懒到什么程度呢？除了睡觉亲

自出马之外，其他事能推给别人就推给别人。所以他就封了八方帝君，替他管理仙界，而他自己只需要每天听听报告，顺带挑拨挑拨八位帝君之间的关系，看他们八个打得头破血流，就放心地回去继续睡觉，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悠闲。

而炎天帝君会变成原形，当然也是天帝挑拨的结果。

有一回，八方帝君来钧天朝拜，苍天的帝君受了伤，为了疗伤不得不禁了自己的所有仙法，看起来有些文弱。

天帝看到他，无意中说：“八位爱卿中，苍天帝君最为儒雅，昊天帝君最为孔武，要说长相嘛，还是炎天帝君最优。”

苍天帝君不乐意了：“孔武倒是孔武，就是不知道某些人上殿面圣还带着武器是什么道理。”

带武器的只有昊天帝君，昊天帝君立刻瞪着牛眼，吼了一通，大意是：我带武器怎么了？你这副柔弱小鸡的模样，恐怕连武器都拿不动吧？怎么？不服？不服来打一架。

玄天帝君出来当和事佬，结果也被卷进口水战中。一通吵闹之后，他们定下了规矩：所有的帝君进入钧天面圣时，都要禁一天的仙法，以表示对天帝的绝对尊敬。

天帝很满意。

炎天帝君躺着也中枪，一句话都没说过，就平白多了一天禁仙之期，真是相当郁闷。

要知道别的帝君禁了仙法，也还是人形；他原身是上古神兽毕方，禁了仙法就要现出原身的。

从此，大殿之上，其他帝君坐在案前姿态华贵，他就只能站在桌子上，否则天帝就看不到他。天帝问话时，他也只能用毕方语言回答，说得好听点是神族语言；说不好听一点，就是鸟叫。每每这时，他的眼前尽是天帝忍笑的表情。试想，这位帝君的心情怎么美丽得起来？

而坑三姑娘好死不死地，就撞上了这位帝君的禁仙之期。他刚在大殿

上用鸟语叫唤了一通，用独腿蹦跶出大殿（天帝大殿不许飞），正郁闷地待在仙泉边透气，就被一个小仙当成鸟，喂了一把虫子。

听完司职仙君的话，坑三姑娘想象着帝君用独腿蹦跶着走在其他帝君身边时的画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司职仙君气得直跳脚：“你还敢笑？这位帝君有洁癖，被喂了虫子回去之后，整整呕了三天，肠子都快呕出来了，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现在十分暴躁，也不知道会怎么处置你，弄不好，连我都会被你连累。要知道，仙界和魔界开战的时候，他可是仙界的主帅，手段了得，他要想惩罚你，你就绝对不会有好日子过。”

坑三姑娘顿时蔫了，小心肝被吓得一颤一颤的，如同待宰的羔羊，躺在砧板上，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脖子上就会挨上一刀，那日子过得叫一个煎熬。

第四天的时候，帝君府传出话来，要司职仙君将坑三姑娘送到帝君府邸，帝君要亲自教习这个新来的小仙。

司职仙君正在发愁如何跟这位帝君赎罪，听到这话，忙不迭地把坑三姑娘五花大绑送去了。

就这样，坑三姑娘算是正式落入了虎口。

#### 4

落入虎口的第一天，坑三姑娘倒没受什么迫害，就是被一群小仙婢抬着丢进了一个大池子里洗刷，里里外外都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坑三姑娘躺在池子里，被伺候得很受用，眯着眼睛唱小曲。

快要被洗得睡着了的时候，她就听仙婢们议论她们家帝君如何处置不敬的下仙和冲撞了他的妖兽的，有的说扒皮，有的说挑筋，有一个仙婢更狠，说她亲眼看见殿下将一个酒鬼泡进酒坛子里活活泡死了。

坑三姑娘吓得浑身哆嗦，瞌睡虫早跑了。

洗干净被送回去之后，她却没见到那位传说中的残暴帝君，而是得到

命令要好好睡觉。坑三姑娘缩在床上，心里百转千回，反复想着自己会如何死，根本睡不着。

第二天，她继续被抬到大池子洗刷，听仙婢们讨论一百零一种死法，然后回去睡觉。第三天也是这样，第四天、第五天……

七天之后，坑三姑娘终于不堪忍受这种精神虐待，疯了一样，蓬着头冲进了帝君的寝殿。

帝君他老人家刚刚起床，发还未束，那一头乌黑青丝直拖到腰下，面如美玉，眸如繁星，靠在软榻上，只是一抬头，就将坑三姑娘所有的狠话尽数逼回了肚子里。

许久之后，坑三姑娘回忆起当时的画面，依然觉得惊艳。

他的一低头、一抬眸，都美入了她的心坎。她想着，即便是摘了天下的花，磨成朱砂，也不及他，不及他眸中的光、唇角的笑，和眉梢间不经意流露出的孤傲。

当时的坑三姑娘傻了，忍不住腹诽：这哪是什么三头六臂、面目狰狞的残暴帝君？明明就是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绝妙仙人。

原来帝君他老人家的人类形态是如此好看的。

坑三姑娘有些恍惚，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张过分好看的脸，脚下光洁的大理石地板映衬出她的蓬头垢面，顿时更觉得无地自容。

“怎么这副模样？之前就觉得很不像样，离近了看果然更不像样。蠢成这样也敢升仙？近来仙界筛选神仙真是越来越不严格了。”帝君他老人家站起来，白衣似雪，绝世独立，负手走到坑三姑娘身边，俯身闻了闻，才满意地点了点头，“不过，洗了这么些日子，总算不那么臭了。今天开始可以授课了，下去收拾一下，别给本君丢脸。”

坑三姑娘自认不是绝世美女，不过怎么说也是凹凸有致的清秀佳人，在人间逛大街的时候时常被一些纨绔子弟拦着调戏的，哪里有这么不堪？

而且天天抬她去池子里洗刷，就是因为他嫌她臭？洗了六天啊！她是从茅坑里出来的吗？

这货长得不错，怎么说起话来这么毒舌，这么刻薄？

坑三姑娘怒火熊熊燃烧，但又不敢发作，指着帝君结巴道：“你……你真打算当我的教习仙长？不……不是为了报复我？”

“报复你？你算哪根葱？哦，不是葱，是菇，蠢菇。”帝君勾唇一笑，好似听了什么笑话，那表情是极端轻蔑的，“我的度量没你想象得那么小。”

“真的吗？”坑三姑娘表示怀疑。

帝君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那意思仿佛是嫌弃这个问题太白痴，不屑回答。坑三姑娘想想也是，堂堂一个帝君，跟她一个小仙计较，太不像样，顿时放松了警惕。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坑三姑娘彻底明白了，这个变态帝君的度量比她想象的要小多了，他将她弄进他的府邸，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折磨她！

坑三姑娘上的第一课是：跟着帝君去打怪。

你没看错，她是真的被帝君“提溜”着去打怪兽，打一个叫作“黑巽”的怪物。

人间的东海以东有个藏月湖，湖光映着山色，景色十分宜人。帝君十分中意这个地方，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到这里散心，顺道小住几日，只当度假。

而近日有仙童来报，藏月湖里出了个叫作“黑巽”的鲑鱼怪，时不时出来骚扰附近村民，扰民不说，还搅浑了湖水的水，弄得原本很有灵气的湖里妖怪丛生，乌烟瘴气。

帝君置若罔闻。

“帝君很喜欢藏月湖的景色，就这样毁了，实在可惜。”仙童抱屈。

“藏月湖是天地产物，属于天下生灵，并不是本君私有，怎能因为本君喜欢就占为己有？”帝君大仁大义。

“可他化作人形时，带了妻妾住进了帝君的木屋，还睡了您的床。”仙童低头嘟囔。

帝君挑眉，冷笑三声：“那怪既然作死，本君就成全它。”然后带着



坑三姑娘下界去了。

坑三姑娘有幸在这个三界已和平的年代，见识到了帝君的战斗形态。

那片青山绿水中，帝君周身是赤红的烈火，清冷的面容如水中的白莲，赤红和冷白相互交织，映亮了藏月湖。

叫作黑巽的鲑鱼怪现出原形，硕大的头像座小山，朝帝君直冲过来。帝君以火幻化出长剑，横眉冷对，剑锋凌厉，势如破竹，竟顺着鲑鱼怪张开的嘴，直接劈开了那小山一般的身体。湖面上顿时血雨倾盆，染红了清亮的湖面。

坑三姑娘被这彪悍的战斗彻底镇住了，躲在帝君的木屋旁装蘑菇，双腿直哆嗦。

帝君轻飘飘落下地来，素衣纤尘不染，抬手将木屋烧了个干净。

“帝……帝君，这是您的木屋。”坑三姑娘哆嗦着提醒。

“脏死了。”帝君冷冷道，转头走了。

坑三姑娘瞬间明白了，比起为民除害，帝君他老人家更在意的是，鲑鱼怪弄脏了他的房子，睡了他的床。

而她的作为比那鲑鱼怪更过分，她喂了帝君好多虫子啊！

坑三姑娘想到死相惨烈的鲑鱼怪，腿肚子又开始发软了——我到底会被怎么处死？

“蠢菇，你在那里磨蹭什么？想死是不是？本君不介意送你一程。”

帝君走了两步，回头见坑三姑娘没有跟上，不悦地挑了挑眉，语气和眼神还算温和，可是周身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又无端端地给了坑三姑娘一个警示：

这位帝君平日里一派绝妙仙人的姿态，可一旦有人惹到他，他就会立刻切换到战斗模式，毒舌也就算了，可怕的是分分钟灭你没商量。

从那一刻起，坑三姑娘隐隐觉得，自己也许该计划计划如何开溜了。

既然这位爷惹不起、斗不过，那就必须得跑，不跑的才是傻子。